

奔流不息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,别具一格的荆楚文化则是长江文化的杰出代表。周初,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系列诸侯国,其中江汉平原上发展起来的曾国和楚国,以其璀璨的物质文化,描绘了中国青铜时代晚期精彩篇章。自曾侯乙墓发现40多年来,江汉平原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、精彩纷呈,凸显了湖北作为长江文化发源之地的厚重历史。

今年9月,由国家文物局指导,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局(湖北省文物局)、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,湖北省博物馆承办,荆州博物馆、襄阳市博物馆、随州市博物馆、宜昌博物馆协办的“凤凰故国——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”在国家博物馆开幕。展览结合大量考古学术成果,分“南公封国”“楚祀八百”“惊采绝艳”三个单元,精选珍贵文物200余件,包括青铜器、玉器、漆器、丝织品等类型,展现了荆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曾、楚两国的悠久历史和瑰丽艺术,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。

南公封国

曾国即随国,始祖为“南公”,可与齐、晋、鲁等大国并列于《史记》中的“世家”,与文献中的“随国”为一国两名。

1978年,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举世闻名,出土的曾侯乙编钟、曾侯乙尊盘等青铜器备受瞩目。然而,历史文献中却难以在江汉一带找到“曾国”的痕迹,曾国与随国的关系成为学界之谜。随着此后40余年的考古发掘不断取得新进展,“曾随之谜”悄然揭开。2009年,随州文峰塔1号墓出土的曾侯与甬钟上的长篇铭文为“曾”“随”一国两名提供了新证,即曾侯与周王室及文献记载的随国同为姬姓。根据其铭文记载,周王室逐渐式微,曾国与楚国交好,吴兵大举进攻楚国,使楚国生变,这时在曾侯的帮助下“复定楚王”。这段铭文与史籍中“楚昭王奔随”的历史相合。另又结合叶家山、郭家庙等考古发现,曾国与随国在存续时间、地理位置上重合,可以推测曾国即随国。在2013年入藏湖北省博物馆的“随仲半加”鼎中,其铭文与2019年发掘的枣树林墓地169号墓出土青铜器铭文对照,正是曾、随一国的确证。

曾国立国七百余载,经历了从王室藩屏到楚国盟友的转变过程,有着深厚的礼乐文明积淀,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和融合的见证。

铜方鉴缶(图1)

战国 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
湖北省博物馆藏

铜方鉴缶由方鉴、方缶组合而成,缶置于鉴内,为冰酒用具。鉴四个曾足承托鉴底,鉴身四角及四边中部衔接八个方形或曲尺形附饰和八个龙形耳。盖盖浮雕变形蟠螭纹,鉴体浮雕蟠螭纹,下腹饰蕉叶纹。方缶上饰勾连纹、菱形带纹、蕉叶纹等。放置时,方鉴底部有三个弯钩套合缶底的方孔,其中一个有活动倒栓,插入自动落下,固定方缶。发掘出土时,有一铜勺置于鉴缶之上。鉴、缶均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使用时,方缶盛酒,鉴缶之间的空隙盛冰。《周礼·天官·凌人》有“大丧共夷盘冰”“祭祀共冰鉴”的记载,尊盘、鉴缶亦可称“冰盘”“冰鉴”。

曾侯与甬钟(图2)

春秋 2009年随州文峰塔1号墓出土
随州市博物馆藏

甬钟为古代青铜打击乐器,通常成编使用。甬钟的甬部和甬体各面饰浮雕密集小蟠螭纹,舞部和鼓部的浮雕蟠螭纹较突出,龙体间阴刻细密的云雷纹、陶索纹和圈点纹。钟体棱框外围上、左、右三边空白处素面无纹。钟枚体无纹,顶端饰浅沟纹。钟体的正反面钲部,正面左右钲及反面左右钲部铸有阴刻铭文。全钟共有铭文169字。

楚祀八百

周末,楚人祖先鬻(鬲)熊辅佐周文王成就大业。西周初年,周成王分封熊绎于荆山,称“楚子”,楚成为周王室经营江汉地区的重要力量。立国之初,楚疆域不足百里,南迁的楚人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,在此地辛勤垦殖,求生存、图发展,成为南方大国。随着周王室衰落,楚国向东、江淮和江汉平原扩张,先后位列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,国力最盛时号称“地方五千里,带甲百万,车千乘,骑万匹,支十年”。在公元前223年被秦灭国前,楚国是南方最大的诸侯国。

建鼓铜座(图3)

战国 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
湖北省博物馆藏

建鼓铜座出土时位于编钟短架尽头,鼓皮已朽,仅存鼓腔、贯柱及鼓座。中室还出土有两件建鼓槌。曾侯乙建鼓青铜鼓座的铸造采用了分铸、铸接和焊接相结合的方法,由8对大龙和数十条纠结穿绕的小龙构成,龙身镶嵌绿松石,是迄今所见最精美的一件先秦建鼓座。建鼓因鼓之贯柱而得名。建鼓过去仅见于战国和汉代的青铜纹饰和石刻画像,本件是已发现最早实物。

惊采绝艳

曾国和楚国艺术丰富多彩,其器物造型追慕华夏,构图抽象繁复,线条灵动圆转,纹样崇尚繁缛,色彩追求艳丽。本次展出的文物大多造型和纹饰繁复精美,以凤凰形象为代表,直观反映了曾楚艺术多姿多彩的特点,体现了荆楚文化的精髓。

凤作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神圣动物之一。凤鸟崇拜在商周时期非常兴盛,楚地出土的青铜器、漆器、玉器、丝织品中有着大

八百年曾楚的历史沧桑与辉煌

凤凰故国——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
甘婷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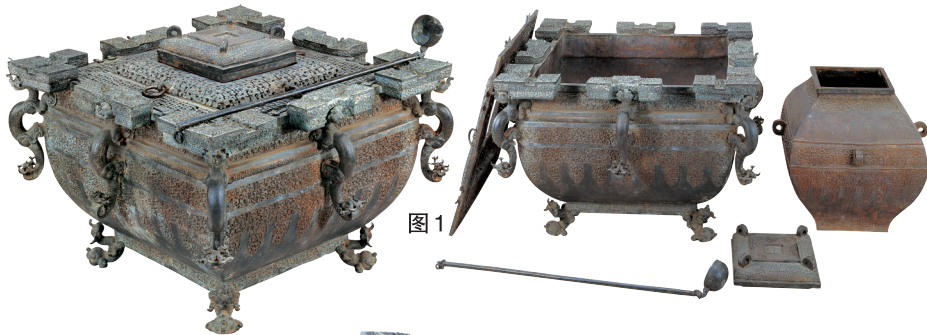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



图2



图3



图4



图5



图6



图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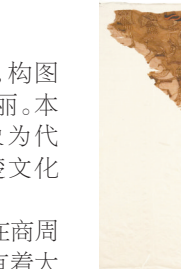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

量神秘生动的凤鸟形象,凤凰也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图腾,体现了荆楚文化中一鸣惊人、一飞冲天的创新求变精神,矢志不渝、涅槃再生的奋发图强精神。

鹿角立鹤(图4)

战国 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
湖北省博物馆藏

鹿角立鹤铜器由鹤身、鹤腿、鹿角、底板榫接组成,鹤的头、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,背脊与双翅周边镶嵌绿松石(已佚),吻部右侧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七字铭文。出土时位于主棺之东。中国古代视鹤、鹿为神鸟,瑞兽,此为鹿、鹤合体,或是作为沟通人、鬼、神的灵媒。

凤鹿鸟透雕镂空座屏(图5)

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
湖北省博物馆藏

屏面正中透雕双凤衔蛇,两侧雕刻双鹿、衔蛇朱雀、青蛙等动物,屏座两边与底部雕刻缠绕纠结的蟒、蛇。座屏构思奇妙,雕刻精美,是楚人漆器艺术中的代表作,有研究认为是置放瑟的支座。

羽人玉佩(图6)

战国中晚期 2002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
湖北省博物馆藏

透雕羽人,首首人面。头部以两只反首相背的凤鸟为冠,双翅收拢于胸前,全身阴刻羽纹、鳞纹。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、商代大洋洲遗址都曾出土羽人的形象,战国中晚期出现的羽人与神仙信仰和崇拜飞升有关。鸟类、羽毛、龙鳞或云纹等成为拥有超自然能力的象征。

龙凤纹四节玉佩(图7)

战国 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
湖北省博物馆藏

玉佩由一块玉料雕琢而成,分四节,打开呈一大三小的四环组合,中间一环为活环,上下两环为固定环,可以灵活折卷。共雕有7条卷龙、4只凤鸟和4条蛇。雕刻线条极其纤细,各节上龙、凤、蛇纹分列左右,整体布局严谨。

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袖(图8)

战国 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
荆州博物馆藏

灰白色罗绣地,绣线可见红棕、黄绿、土黄、桔红、黑、灰色,其中心纹样为龙、凤、虎。纹样中的一侧是一只顶冠凤鸟,作跳跃状,双翅张开,脚踏小龙。小龙无角,头作三角形。另一侧是一只满布红黑长纹的斑斓猛虎,张牙舞爪朝前方追逐大龙。大龙反身成“S”形,作抵御状。领和袖缘用大菱形纹锦,大菱形内填以中、小菱形纹、杯形纹、“工”字形纹、曲折纹、回形等纹样。外袖缘和下摆用另一型大菱形纹锦,大菱形内填以深红、土黄色小三角形,或对角,或对底,以及杯形纹、“工”字形纹、曲折纹等纹样。这件“罗”衣袖质地稀疏、薄如蝉翼、工艺复杂。纹样中凤处在主体位置,用翼压制龙和虎,体现出楚文化中对凤鸟的崇拜。

凤纹绣绢衣(图9)

战国 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
荆州博物馆藏

出土时置于一小竹筒中,外系竹签牌,名为“緜衣”。用整块衣料制成,全衣仅在整块衣料上部左右剪开,上部叠成双袖,下部左右内折成两襟。双袖平直,两襟对中,腰与下摆等宽,凹后领。凤鸟践蛇纹,红棕绢面绣地,两襟和下摆缘部用红棕绢绣,袖缘为条纹锦,领缘是大菱形纹锦。绣线可见红、金黄、黄绿、深棕、朱红色。衣服背面图案呈菱形,主题是一只张开双翅的凤鸟正在啄食一条蛇,脚下另践一蛇。这件直领对襟式绢衣比正常的衣服要小,非穿着用衣,但织绣品质非常精美,见证了楚人高超的织绣工艺,反映了楚人的服饰文化和丧葬习俗。

八百年曾楚此消彼长的历史沧桑与辉煌被巧妙地镌刻于文物之上,或古朴典雅或瑰丽奇诡,成为荆楚文化的鲜明标识和展现长江文化、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,彰显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。

今年4月19日,“凤凰故国——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”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。作为近年来中国赴美举办的规模最大、精品文物最多的文物展览,该展获得了中美两国媒体和民众高度关注,在美展出三个月内共接待观众5.3万人次,助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。

(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)



图1



图2



图3



图4



图5



图6



图7



图8



图9

领略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美

山水



图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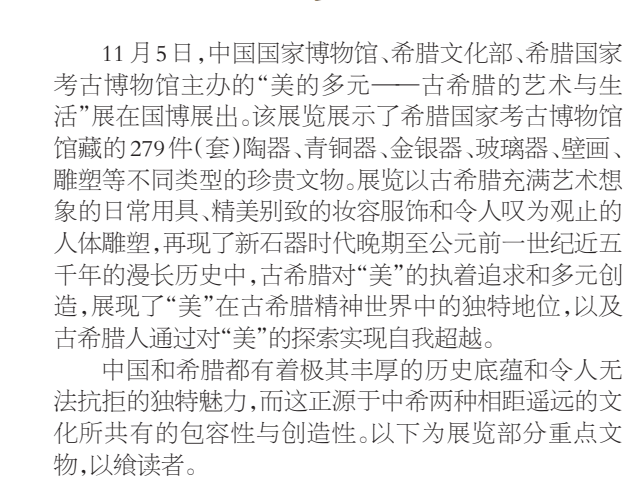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

11月5日,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希腊文化部、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主办的“美的多元——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”展在国博展出。该展览展示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的279件(套)陶器、青铜器、金银器、玻璃器、壁画、雕塑等不同类型的珍贵文物。展览以古希腊充满艺术想象的日常用具、精美别致的妆容服饰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人体雕塑,再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公元前一世纪近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,古希腊对“美”的执着追求和多元创造,展现了“美”在古希腊精神世界中的独特地位,以及古希腊人通过对“美”的探索实现自我超越。

中国和希腊都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令人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,而这正源于中希两种相距遥远的文化所共有的包容性与创造性。以下为展览部分重点文物,以飨读者。

卢浮宫那不勒斯式的阿佛罗狄忒大理石雕像(图1)来自埃庇道鲁斯的阿波罗·马利亚塔斯神庙

公元1世纪上半叶

轻薄的长袍紧贴阿佛罗狄忒的身体,布料的起伏巧妙地勾勒出身体特征。她手中握着一个苹果,暗示她曾参与了帕里斯的裁决。此类雕塑的原型始创于公元前420年左右。

大理石女性头像浮雕圆盘残片(图2)

来自米洛斯的阿佛罗狄忒雕像

约公元前460~前450年

圆盘上描绘的可能是美之女神阿佛罗狄忒。她浓密的头发束成一个髻,蜷曲地披在修长的脖颈上。她鬓角边的小孔可以用来固定金属制成的卷发样装饰。这张脸庞散发着优雅与均衡之美。

阿提卡黑底红画陶水罐(图3)

来自埃庇道鲁斯

公元前375~前350年

爱神厄洛洛斯在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另两位酒神之间,正用他的水瓶浇灌鲜花(可能是罂粟花)。花朵之美呼应了爱神的美丽,而浇灌花朵的动作则象征着旺盛的生育能力。

卡皮托利尼式阿佛罗狄忒雕像(图4)

来自原亚历山大罗斯·约拉斯收藏

罗马时代作品

经历古代和现代多次修复

这座雕像复制于一座希腊化时代的作品(其原作被认为是普拉克西特列斯的《克里多斯的阿佛罗狄忒》),由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儿子小凯非索托多斯所作,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。女神全身赤裸,发式繁复,双手羞涩地遮掩其胸部和下身,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女性裸体范式变得更为世俗和自然。这件雕塑经过长期清洁与保护工作,包括修复件内部组装方式的X光检测后,首次在希腊境外展出。

金头冠(图5)

来自人称“德米特里亚宝藏”

公元前325~前300年

金冠由形成藤蔓涡卷的螺旋金丝制成。中央部分装饰有赫拉克勒斯结和一个带翅膀的爱神厄洛洛斯。从结上垂下的是两条由三根金链构成的流苏,下坠石榴形坠饰。这件美丽的珠宝是一件随葬品,女主人戴着它去往另一个世界。

金鹰项链(图6)

来自迈锡尼“墓圈A”5号竖井墓

公元前16世纪下半叶

鹰在古希腊文明中被认为是鸟中之王,代表着力量与尊贵。这条独特的项链属于与著名的“阿伽门农的面具”共同埋葬的迈锡尼国王,是他彰显权力和声望的珍贵物品。项链由十颗珠子组成,每颗都描绘了一对互为镜像的鹰。

阿尔忒弥斯金链网头饰(图7)

来源未知(人称“卡尔派西宝藏”)的一部分

公元前4~前3世纪

这件头饰精致的链网镶嵌有红宝石和蓝珪琅。中央的圆形装饰展示了右肩负着箭筒的女神阿尔忒弥斯。这件发网可能曾被用来固定女祭司的发髻。

“思考者”陶俑(图8)

来自塞萨利卡尔考斯新石器时代晚期

公元前4500~前3300年

这位男子正用右手扶头做出沉思的姿态,同时也展现了他的生殖力。围绕他裸露的颈部和腹部沟刻有网状图案。在新石器时代仪式中,这件大型陶像会被众人观摩。在当时,只有男性形象会被描绘为“思考者”,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。

大理石裸体女性小雕像(图9)

来自基克拉迪群岛纳克索斯的斯佩多斯

早期基克拉迪文化二期

公元前2800~前2300年

这位身材高挑、纤细的女性小雕像,拥有小巧、少女的胸部和曲线优美的腿部,完美地表达了基克拉迪文化鼎盛时期雕塑家的审美理想。曾经被涂上颜色的眼睛让这位女性的面部更加生动。

大理石阿佛罗狄忒头像(图10)

来自雅典的古罗马市集

公元前4世纪原作的罗马复制品

这件巨大的头像因其美貌而令人感到惊艳,她有着娇嫩的嘴唇、丰满的面颊,细长的凤眼和被弯曲卷发环绕的光洁额头。该头像来自一件经典的阿佛罗狄忒雕像,属于阿斯普雷蒙-林登/阿尔勒式类型。它复制了著名古典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原作。原作的模特是艺术家的伴侣、著名“交际花”美里尼。头像的额头在基督教时代被刻上了十字架。

(下转6版)